



YUYANXUE LILUN

YU SHANGWU HANYU JIAOXUE YANJIU

语言学理论 与商务汉语教学研究

王惠玲 卢惠惠 主编

 学林出版社

YUYANXUE LILUN
YU SHANGWU HANYU JIAOXUE YANJIU

语言学理论 与商务汉语教学研究

王惠玲 卢惠惠 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理论与商务汉语教学研究/王惠玲, 卢惠惠
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730-791-4

I. 语… II. ①王…②卢… III. ①语言学—文集
②商务—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H0-53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579 号

语言学理论与商务汉语教学研究



主 编——王惠玲 卢惠惠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刘玲玲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3.375

字 数——33.5 万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3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791-4/H·61

定 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顾 问(以姓氏笔画排序):

坂井洋史(日本)

李宇明

陆俭明

屈承熹(美国)

姚玲珍

姚喜双

黄锦章

主 编:王惠玲 卢惠惠

序 言

李宇明

2008年6月27至28日,“当代语言学理论与商务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暨上海财经大学商务汉语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沪举行。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日本一桥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等三家大学的有关单位联办,国内外近70名专家学者与会。我有幸出席会议亲历盛况,深切感受到会议所反映出的汉语国际教育的新进展、新趋势。

商务汉语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质上是语言学习价值在起作用。第二语言学习需要学习者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费用等学习成本。学习者愿意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是因为这种语言学习对他有价值。第二语言的学习价值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民族交往、宗教传播、文化兴趣、求学需要、工作驱动、商务活动等,其中商务活动是最能体现学习价值的领域之一,因此也是语言传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价值也在迅速提升。汉语升值不仅表现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逐年剧增,更重要的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价值领域在迅速扩展。过去,汉语学习的价值领域主要在语言层面,主要在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领域,目前明显地在向专业教育、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等领域扩展。汉语学习的价值领域的发展,要求重视专业汉语教育。

语言交际有一般场合和特殊领域之分。一般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现象具有较高的“全民性”,是一般语言现象;特殊交际领域使用一般语言现象,同时也使用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如专业术语等等。如此说来,第二语言学习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一般语言

现象,获取一般场合的交际能力;一类是学习特殊语言现象,获取特殊领域的交际能力。针对前者的语言教育称为一般语言教育,针对后者的语言教育称为专业语言教育。过去,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汉语教育,基本是一般汉语教育,而随着汉语学习的价值领域扩展,专业汉语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

商务汉语教育的发展,反映着汉语学习价值领域的扩展。商务汉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能够用汉语从事商务活动的人才。这种人才仅有一般的汉语水平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商务方面的专业汉语。理论上说,搞好商务汉语教学需要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商务汉语的特点。商务汉语是汉语的一种领域变体,它与一般汉语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词语(包括术语)方面,其次是句法、语用及准语言的使用等。由于汉语的领域研究开展较晚,发展不平衡,许多领域(包括商务领域)的语言使用状况都不清楚或不太清楚。研究商务汉语,当今之世还应考虑到现代语言处理技术的充分利用,应把建立可以共享的、具有多种开发价值的商务汉语语料库,作为一项基础建设。

第二,商务汉语教育。根据商务人才培养规格和语言教学的规律,制定科学的商务汉语教学纲要和能力测试标准,编写各种适用的教材,开发包括工具书在内的教辅材料,逐渐积累、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在商务汉语的教育研究中,应特别注意一般汉语与专业汉语的关系,使两者合理配置、相辅相成。

专业汉语教育是世界汉语教育的新课题,它的发展能够促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的稳步前进,促进汉语的学习价值持续提升,同时也能够促进我国的领域语言研究。专业汉语的教育与研究,需要语言学和各相关专业的水乳般的密切合作,需要知识复合型的教师和研究者。期望上海财经大学商务汉语研究中心能够促进语言学者和商务领域学者的合作,能够团结海内外学人,在商务汉语教育研究及其国内外的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学术重镇。

目 录

序言	李宇明	1
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语法教学	陆俭明	1
编写《汉语 800 字》的思考	姚喜双	17
海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新课题	冯胜利	36
致日本的知识分子、东亚的知识分子	佐野泰雄	59
Second Life: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Web Content with 3D Cultural Immersion	Elinore Fresh, Julie Henderson	66
罗马字越南语和越南人的文化认同	岩月纯一	87
试析语用学在商务汉语课程中之功能	洪 玮	95
日本和韩国留学生感知汉语句子难度研究	王永德	108
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日语之阐明		
——从语汇分析管窥授课日语的形态	五味政信	119
商务语言能否成为不同集团的媒介语言?	糟谷启介	134
也谈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的文化真实性	陈 芳	148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和策略	管 斌	155
商务汉语中的篇章连贯	屈承熹	165
海外商务汉语市场的定量分析	王惠玲 迟 炜	185
商用汉语的教学与实践	刘乐宁	200
浅析商务汉语口语的基本特征	张 黎	206
从商务汉语考试(BCT)看听力技能训练策略	姚宏强	215
Task-based Teaching Paradigm in Business Chinese Instruction		

——Analysis, Framing, and Implementation	袁芳远	230
商务汉语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法	徐 巍	244
浅谈商务汉语口语的语篇程式	卢惠惠	252
Who Needs Business Chinese?		
<i>Understanding our Audience, Redefining our Curriculum</i>	Jane Kuo	262
对外汉语修辞教学的作用与策略	周 虹	277
商务汉语词汇隐喻的研究及其在教学中的意义	公维同	285
《汉语 800 字》字典编写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郭龙生	295
“基于”的语法化及其相关结构研究	汪如东	316
对日汉语教学的类型学思考	余志鸿	328
“再说”的语篇功能及功能演变	刘 焱	345
“给”字句的语义类型及其功能扩展	周 红	357
修饰性句法成分及其标记词的隐现	李劲荣	381
谈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		
——编写大纲	沈庶英	401
谈对外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的教材存在的问题		
及重写的意义和方法	王丽娜	411

当代语言学理论与 汉语语法教学

陆俭明

关于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问题,我曾谈过这样一些看法:“对外汉语教学需要语言理论的支撑”(陆俭明 1997);在汉语教学中,尤其在初级阶段,不能学院式地大讲语法,得采用随机教学法,得运用点拨的办法(陆俭明 2000);对于各种句法格式必须重视用法的研究,而且对于句法格式的意义和用法,得考虑分层次,分阶段地教给学生(陆俭明 2007)。本文旨在重申并再一次呼吁汉语教学界要重视语言理论的学习。

大家知道,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爆发“乔姆斯基革命”之后,整个语言学从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况发展成为形式派、功能派、认知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每一派又有许多支派,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分析方法可以说层出不穷。任何学科领域里的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都有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因为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只能解决一定范围里的问题,都只能解释部分现象,不可能包打天下,而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则不断遇到新问题,不断发现新现象,原有的理论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或解释,这就逼着研究者要寻求新的研究理论与分析方法。语言学界的新理论、新方法之所以不断涌现,也就是这个道理。总之,近 20 年来产生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都是为了解决新问题、为了解释新发现的现象而提出来的,有可

取之处,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学术,有争鸣才有进步;学术,能服务于应用,才能发展。而应用,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要自觉地为应用服务;直接从事汉语教学的学者、老师也要自觉地学习新理论新方法,来为汉语教学服务。现在的状况是,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多数还不能自觉地为汉语教学服务;而汉语老师也不能自觉地学习当代语言学理论来为汉语教学服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不少汉语老师一说到学习当代语言学理论,总觉得那是你们搞汉语本体研究的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对从事汉语教学的老师来说,必要性似乎不是那么大,再说学了也用不上。其实不然。譬如说,如果有学生问: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是王刚的老师”却不能说“*他是王刚的教师”?但为什么又能说“他是王刚的家庭教师”?再譬如,介词结构一般是用来作动词性词语的状语,为什么“对……”这一介词结构可以直接作形容词性词语的状语(如“对他冷淡、对过路人都很热情、他对电脑很精通”等)?是不是所有形容词都能受“对……”这一介词结构修饰?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哪些形容词能受“对……”这一介词结构修饰?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学习一些配价语法方面的理论,就可以作出回答与说明(陆俭明 2005)。再譬如说,如果有学生问,说到粥、饭、馒头的冷热时,可以不用“的”,直接说“热粥、热饭、热馒头”或“冷粥、冷饭、冷馒头”;而说到鱼、肉、烤鸭的冷热时,则必须用“的”,得说成“热的鱼、热的肉、热的烤鸭”或“冷的鱼、冷的肉、冷的烤鸭”,而不能直接说“*热鱼、*热肉、*热烤鸭”或“*冷鱼、*冷肉、*冷烤鸭”,这是为什么?再有,为什么只能说“桌子上有一支钢笔”,而不说“*钢笔下有一张桌子”?再有,为什么趋向动词“下”所带的处所宾语,既可以指事物位移的起点,如“下楼、下岗”;又可以指事物位移的终点,如“下乡、下基层”?介词“为”,为什么既可以引介原因,如“为小弟考上北大而高兴”;又可以引介目的,如“为考上北大而努

力”？再如，通常我们说“我饭吃饱了”，不说“？我吃饭吃饱了”；可是“我吃苹果吃饱了”常说，而“*我苹果吃饱了”反倒不说。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能学习了解一些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就可以给学生作出较好的解释。（张敏 1998，沈家煊 2006，陆俭明、沈阳 2003，古川裕 2000、2002，张旺熹 2006）再如，“究竟他出了多少钱？”和“究竟谁出了那么多钱？”都是特指疑问句，词类序列基本相同，内部层次构造也相同，只是疑问点不同——前者在宾语，后者在主语。可是，前一句可以将“究竟”挪到主语之后，说成“他究竟出了多少钱？”，而后一句不能将“究竟”挪到主语之后，我们不说“*谁究竟出了那么多钱？”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学习了解了语义指向分析，就可以说清楚这个问题。（陆俭明 2005）

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种 90 年代兴起的构式语法理论。学习、借鉴这种语法理论，我认为可有助于革新目前的初级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改变以往只用“主—谓—宾”这一种说法的语法教学思路。

构式语法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它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逐渐兴起、90 年代后开始运用的。代表作是 Goldberg, Adele E. (古尔德伯格):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吴海波译《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构式语法理论认为，通常所说的句法格式也跟词一样，有形式，有意义。“构式本身也具有意义”，不同的构式有不同的构式意义；任何一个构式都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而构式所表示的意义没法从构式的组成成分、构式内部的构造规则和已有的构式所推知。这是构式语法理论最基本的观点。这集中体现在下面这一段话上：

C is a CONSTRUCTION iff_{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langle F_i, S_i \rangle$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_i or some aspect S_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 '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Goldberg 1995, P. 4)

[假如说, C 是一个独立的构式, 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 (F_i) 和意义 (S_i) 的对应体, 而无论是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 都不能完全从 C 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

因此, 要对一个构式进行解读, 仅仅对“与构式有关的动词意义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参照与词条相联的框架语义知识”。(Goldberg 1995, 1. 1, 1. 2, 2. 2)

Goldberg,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语言学系教授, 是一位年轻的女学者。她于 1992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博士学位, 师从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教授。同时, 这种语法理论与菲尔墨 (Fillmore) 的“框架语义学” (Frame Semantics) 具有内在的联系。大家都知道, 菲尔墨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格”语法。格语法不仅揭示了与动词相关的“格”范畴, 更值得注意的是, 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心理现实, 可以较好地说明语言的表层形式与深层语义之间的联系, 因此受到了多方面的注意。特别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不少语言模型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格语法的影响。然而格语法理论, 只是揭示了低层次的语义关系, 即动词和相关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不能用来解释高层次的语义关系, 即整个句法格式表示的语法意义。因此正如朱德熙先生 (1986) 所指出的: “格语法理论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企图凭借为数有限的几种低层次上的语义关系来解释全部句法现象,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菲尔墨自己也逐渐注意到了, 而且他意识到场景对句子语义的影响, 而研究分析这种影响不能光靠对词语的句法功能和词语间语义关系的

简单分析以及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达到,而应该通过对语义“框架”的描述来达到。因此从 70 年代中期以后他就致力于框架语义的研究,从而建立了“框架语义学”。框架语义学旨在研究、揭示人是如何通过包含在话语里的词语及时、有效地获得话语“整体的语义理解和描写”。这种理论高度关注词汇意义与语法模式之间关系,认为词语意义的描述必须与语义框架相联系,由此才能探求获知“词语的意义在语言中存在、在话语中使用”的背景和动因,并为语义的结构描述与表征提供一个思路与途径。(Fillmore 1976, 1982)目前大家所理解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说实在的,最早还是菲尔墨提出来的(Fillmore 1988, 1990),可以说菲尔墨的框架语义学直接影响着构式语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构式语法理论是在批判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大家知道,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强调语法的天赋性和自主性,并把以某个动词为核心所形成的一切动词性结构都看作是该动词的论元结构通过移位、省略或整合而派生的形式。构式语法理论不同意这些观点。构式语法理论承认语言中一个个结构是生成的,但不认为是转换来的。各个语法结构有自己独特的语法意义,而这种独特的语法意义没法从其构成成分和已知的结构所推知。不难发现,构式语法理论符合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完形(gestalt)原理。

构式语法理论一面世,很快引起语言学界的瞩目。目前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从 2001 年至今,专门关于构式语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举行了 4 次,分别在美国加州伯克萊(2001. 4)、芬兰赫尔辛基(2002. 9)、法国马赛(2004. 7)和日本东京(2006. 9)。现在,内部已经形成四个不同的支派:

- 一派是以 Goldberg, A. E. 和他的老师 Lakoff, G. 为代表;
- 一派是以 Fillmore, C. J. 和 Key, P. 为代表;
- 一派是以 Croft, W. 和 Taylor, J. R. 为代表;

一派是以 Langacker, R. W. 为代表。

后两派被称为极端派。Fillmore 一派实际可以说是开创者,不过理论的进一步阐述是 Goldberg,所以一般以 Goldberg 的理论为构式语法理论的代表。

构式语法理论近年来也受到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汉语学界先后已有不少学者或介绍其理论,或运用该理论尝试解释现代汉语的一些语言现象,或对该理论加以评论。(张伯江 1999, 2000; 沈家煊 2000a, 2000b; 董燕萍、梁君英 2002, 2004; 纪云霞、林书武 2002; 徐盛桓 2003; 陆俭明 2004a, 2004b; 袁毓林 2004; 王黎 2004, 2005; 刘丹青 2005; 王寅 2006)到底如何理解构式语法理论?不妨先举一个实例。

现代汉语里有这样一种存在句式,格式是:

$NP_L + V + \text{着} + NP$

例如:

- (1)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门口站着许多孩子
 床上躺着病人
 b) 墙上挂着画
 花瓶里插着腊梅花
 门上贴着对联

例(1a) 宾语所指是谓语动词的施事(即动作者),例(1b) 宾语所指是谓语动词的受事(即受支配者)。对于这类存在句,国内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已经发表、出版许多论著。但是,如果站在当代语言学的认识高度,汉语中这种存在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作

进一步的思考和解释。

第一个问题,根据配价理论,根据 Chomsky 转换生成语法的论元结构理论,动词的施事按理应出现在动词前,为什么例(1a)里动词的施事却跑到动词后面去了?

第二个问题,例(1b)里的动词是二元动词,其受事论元在动词后作宾语,但是,为什么动词的施事论元没有出现,而且在实际话语中也不能出现?

第三个问题,语言事实告诉我们,假如同为述宾结构,如果宾语的语义角色不同,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就会有差异。例如:

- (2) a. 吃苹果 [宾语为受事]
- b. 吃大腕 [宾语为工具]
- c. 吃食堂 [宾语为处所,一说方式]
- d. 吃环境 [宾语为目的]
- e. 吃父母 [宾语为凭借]

例(2) a-e 的语法意义各异。可是,为什么在存在句里宾语的语义角色明明不一样(一为施事,一为受事),而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却一样,都表示存在,表静态?

有人,如潘海华(1997)、顾阳(1999)、蔡维天(2005)等,运用转换生成语法学理论从句式变异或动词变异或轻动词(light verb)的角度给以解释,但并不成功。用 Goldberg 构式语法理论可以作出很好的解释。例(1)——无论是例(1a)还是例(1b),体现的是一种存在构式,其语法意义是“表示存在,表静态”。这种存在构式是由三部分组成:存在物、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如果说话者要以存在处所为话题,在现代汉语中,就让表示存在处所的词语居于句首,让表示存在方式的词语居中,让表示存在物的词语殿后。如:

(6) 台上坐着主席团

(7) 墙上挂着画

如果说话者要以存在物为话题,在现代汉语中,就让表示存在物的词语居于句首,让表示存在方式的词语居中,让表示存在处所的词语殿后。如:

(8) 主席团坐在台上

(9) 画挂在墙上

至于“施事——动作”、“动作——受事”这种语义关系,在这种存在句中只是潜在的,换句话说,在“存在构式”里不凸现这种“施事——动作”、“动作——受事”语义关系。这有点儿类似人类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甲和乙为父子关系,但不一定在任何场合都凸显父子关系;如果年富力强的儿子乙开了个公司,请退休的老父亲甲到公司做会计,帮他的忙,那么甲和乙在公司里凸显的就不是父子关系,凸显的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父子关系只是一种潜在的关系。(陆俭明 2008)

构式,表示独特的语法意义,内部形成特有的语义配置关系,了解、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汉语教学,特别是语法教学。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实例一〕关于“A一点儿!”祈使句式

“A(一)点儿!”是现代汉语里由形容词构成的一种特殊的祈使句,但不是任何形容词都能构成这种祈使句。如下面 A 类、B 类句成立,C 类、D 类句则不成立:

(18) A. 谦虚(一)点儿!

大方(一)点儿!

积极(一)点儿!

细心(一)点儿!

.....

B. 高(一)点儿!

低(一)点儿!

远(一)点儿!

近(一)点儿!

.....

C. * 骄傲(一)点儿!

* 小气(一)点儿!

* 消极(一)点儿!

* 粗心(一)点儿!

.....

D. * 帅(一)点儿!

* 棒(一)点儿!

* 漂亮(一)点儿!

* 出色(一)点儿!

.....

这为什么? 这对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来说,似无需了解什么样的形容词能进入这一句式,什么样的形容词不能进入这个句式;可是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说,犯难了。袁毓林(1993)曾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作出了解释,指出能构成这种祈使句的形容词都具有“非贬义而又可控”的语义特征,即只有下面这样的形容词才能进入这祈使句式(A 代表形容词):

A [-贬义, +可控]